

他静静地凝望故乡

——写在孙中山逝世100周年纪念之际

■ 黎华强

在中山市孙文纪念公园内的龙柏山顶平台上，矗立着一座气势宏伟的孙中山铜像。铜像呈站姿，居高望远，俯瞰全城，观之令人油然而生崇敬之情。

一位伟大的先行者
披荆斩棘，风雨兼程
引领着一条东方巨龙
从黑夜走向黎明……

他是带路人
在前行中猝然倒下
而在人们心中
他永远站立着
作为一种信仰
增加一座山的巍峨
他是故乡的一座山
高于山岭
高人云端

仿佛从远方归来
一路风尘仆仆，衣袂飘展
也许是太劳累了
他扶杖伫立，凝目远望
在他身后
省略了太多的曲折与坎坷
以及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
而省略不去的
是那一缕魂牵梦萦的乡愁

他默默地凝望故乡
眼前闪现出百年前的那道曙光
一个个熟识的身影从曙光中走来
从淇澳古道到水乡阡陌
从青砖大屋到长街窄巷……
他们神态坚定，步履铿锵
高擎着焚毁旧世界的火把
迎着真理的召唤走来——
他们在火光中走着走着
有的走进了史册
有的走向湮灭……
而都在他的凝望中归来
站成满山的苍松翠柏
挺拔而庄严

他静静地凝望故乡
没有惊动一片彩云
站满山的柏松翠柏
挺拔而庄严
他静静地凝望故乡
没有惊动一片彩云
枝头的鸟儿吟诵一串串颂歌
也不管他爱听不爱听
阳光给他披一层金彩
却不知他自带光芒，风采照人
只有五桂山的清风最知时节
快递来一阵阵鲜香的花讯……

人们沿着山势拾级而上
以仰视的姿态，致敬一代伟人
还有那么多人，从远方纷至沓来
只为一次从心灵出发的修行
他站在高处，站成故乡的背景
大爱浇灌的土地
有他强大的精神加持
他爱祖国爱得轰轰烈烈
是因为他爱故乡爱得无比深沉

四颗小小的莲子，
伴随着先生的心愿，
从一个叫香山的地方出发，
漂洋过海，穿越云流雾浪，
在那樱花盛开的国度，
去赴一场铭心之约：
从一双手到另一双手，
跨越百年沧桑，擦亮现世良缘。
这一刻，没有怨恨，
只有暖暖的爱意在心中流淌。

结满乡愁的莲子，
从先生故园的荷塘踏波而来，
家国的阳光烙印着黄褐色泽，
五桂山的风雨锤炼出玉润珠圆，
月光如水，凝结成冰清玉洁的内心，
露珠入梦，点点滴滴淡然而清长……
这一粒一粒一岁月咳出的种子，
是莲花经过修炼的言词，
合着唐诗宋词的韵脚，
倾诉着比歧江河悠长的思念。
异国他乡的梦境里，
有暗香，随月光浮荡。

一场心灵与信念的坚守，
一段漫长而寂寞的等待，
等待风，等待雨，
等待生命的奇迹将岁月点亮。
当先生的背影渐行渐远，
有一颗莲子却不敢老去，
要和阳光一起生根发芽，
迎着春风迸放一瓣心香。

终于，藏在枯竭里的春天绝处逢生，
田田荷叶，托举着朵朵隔世的香艳，
一粒即将熄灭的激情，
点染出一个莲花的江南。
而先生是世间唯一的那朵莲，
纯净仁爱的初心以莲花的方式绽放，
就算往事早已随风飘远，
也要重放一缕清香温存人间……

注:孙中山先生与荷花之间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故事。1918年6月孙中山先生为感谢资助其革命的日本友人田中隆先生，特地从故乡带去四颗莲子及手书“至诚感神”相赠。“四颗莲子”在孙中山先生心目中代表了友谊之情，象征着品德操守的高洁，彰显着个人内心的纯真和圣洁，喻示着中国革命胜利与世界和平的未来。田中隆先生病逝后，他的后人将这四颗莲子交给植物学家进行栽培，结果一颗发出新芽，于是就取其名为“孙文莲”。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清明时节的茂名总在烟雨里浸着。晨起推窗，庭院里那株龙眼树已然褪去了前日里焦灼的暑气，满树细碎的小黄花浸在冷雾里，像撒了把碎金子似的。枝桠间浮动着潮润的甜香，引得蜜蜂们撞破了雨帘，在花间酿出嗡嗡的韵脚。

这株冠如华盖的老树，是祖父年轻时亲手栽下的。父亲曾说起当年栽树的旧事：上世纪90年代还过着“吃上顿没下顿”的日子，祖父硬是省下半月口粮，徒步三十里换来这株树苗。“龙眼结果要七年，那时咱们家定能熬出头了。”祖父把树苗栽在祖屋天井时，泥墙上还贴着褪色的春联。后来老屋拆建，唯独这棵树被父亲移栽到新居庭院，根须里裹着几代人的念想。

去年岁寒刚来得凶，树干裂开半尺长的伤口，树皮翻卷着露出灰白的骨。父亲学着祖父生前的手法，用桐油调石灰细细修补。清明前夜给祖父上香时，忽见月光在树皮补丁上洒出银亮的水痕，恍惚竟像是老人含笑的眼睛。今春新发的枝条格外藏蕊，嫩叶卷着金边，仿佛要把积攒的岁月都绽成花。



春日 阿桓 摄

父亲的四季

■ 李嘉燕

父亲是冬天生秋天走的
他用九旬把四季过滤了一遍
他喜欢摘一朵大红的花
把春天插在自行车把上穿街过巷

如果说春天的父亲是张扬的
夏天的父亲则是含蓄内敛的
他喜欢骑着那辆驮过春天的
老式自行车
把自己停泊在故乡的码头
看潮起潮落

秋天，父亲在萧索的季风中

把我们不曾参与的四季
在老家门口的躺椅上淘洗
那些被反复筛选过的故事
在父亲沉默的目光中出走

没有雪花的冬天
父亲回到自己带来的季节
把来时穿过的格子衫口袋里
套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打点行装，把自己送往不再折返的秋天

满树星子落清明

■ 黄海婷

细看那花竟是极精巧的。五瓣鹅黄托着绒绒的蕊，像细碎的珍珠缀在青铜枝上。最妙是雨后初霁时，千万朵花苞都擎着水珠，风过处便簌簌地落，在青石板上铺出星星点点的银河。母亲总不许扫这花毯，说这是老树在给地下的亲人写信。我偶尔踏过落英，鞋底沾了蜜似的甜香，倒像是踩着了祖父藏在年画后的麦芽糖。

记得父亲出车祸那年，台风把树刮得只剩半截残枝。他躺在病房里还惦记：“龙眼树最经得起风雨，断了的枝子会发新芽。”果然开春便从伤口处爆出嫩绿，如今那疤痕早被新皮裹成了遒劲的树瘤。昨夜雨疏风骤，今晨却见满树黄花愈发精神，细密的花丝在雨里舒展，倒比晴日里更添三分清气。

蜜蜂们最知时节，天未透亮就围着树冠打转。看那金黄的工蜂钻进花心，后腿渐渐鼓成两粒蜜囊，忽想起祖父说蜜蜂采蜜时都在唱歌。此刻千千万万的振翅声叠成潮涌，和着檐角铜铃，竟真谱出支古老的岭南谣曲。有胆大的蜂儿落在我袖口，绒毛上沾着花粉，像是捎来某个清明时节的口信。

荔枝花开时，你要来看我

■ 程伟聪

刚过完春分，马上就清明了。
岭南的湿雨季刚过完，正值万物回春。今年的迎春花开得有些迟，但还像去年一样漂亮。我想今年去看你的时候，应该也能见到不少。

曾经我也并不知道那就是迎春花，你也不懂得多少花的正经名字，干脆统一称它们为野花了。野花也罢，开得好看就行。有了花，春才真正到人间。如果说雨水和雷声是春的前奏曲，那么花儿才是春的主调。春天时开的花自带一股浓厚的忧愁和低落，与雨很适配。

我今年已经成年了，是个大人了。可大家也还只是把我当小孩子看。可时间不会等你成为有能力肩负责任的时候再将使命交给你，我已然知晓肩上担当的万般的责任。而你未亲眼见到的这场五年的成长之旅，也让我变得更怀念过去。适逢清明前后，我又想起你来。

这几天家里人都准备祭祖的东西了，不过我还在备战考试，恐怕没空亲自为你清理墓冢，但我想外婆会弄妥的。不过，祭祖那天我一定会去看你的。只是不知这遥远的地下是否也得到了春天的拥抱，获得温暖？我记得你说你不喜欢冷的地方。可也没有办法，世有四时，人间冷暖乃不是我一个尘世人可以定度。只愿那古柏高大的榆木能多给你些庇护，就像你庇佑我长大一样。

五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刚能够把一个人的样子模糊掉。我已经后悔当初没有跟你合过一张照。后悔并不能改变什么，我只愿你来一次我梦中，好让我再看看你那张慈祥和蔼的面庞。我还记得十多年前送你我去上学的那张皱巴巴的脸，自那之后我心中也埋下了对岁月流逝和死亡的恐惧。

我曾童言无忌地问：“太姥姥，人

母亲在树下摆了供桌。青团艾饺旁供着新摘的龙眼花，说是让先人尝尝春信。香烟袅袅升起时，忽然有朵小花飘落茶盏，在澄黄的茶汤里悠悠打转。二十年前祖父抱着我，教我认花时的情形蓦地浮现：也是这般雨天，老人枯瘦的手指拂过花枝，“小妹你看，龙眼花像不像小灯笼？夜里能给迷路的魂魄照个亮。”

暮色渐浓时，雨脚忽然收住。晚风掠过树梢，飘落的花瓣乘着气流盘旋，恍若万千金箔在暮色里翩跹。邻居家的孩子举着风车跑过，惊起几只白鹤鸽，翅膀拍碎的花雨纷纷扬扬，竟比爆竹炸开的红纸屑更热闹三分。忽觉衣袖微沉，原是朵完整的龙眼花朵跌进臂弯，五瓣完整，花托上还凝着晨露。

夜深人静时，满树黄花仍在暗中荧荧。月光给庭院铺上银纱，花影在纱上绣出流动的暗纹。忽听得极轻的“啪”的一声，又有数朵离枝，乘着气流飞过墙头，向着远方黛色的山峦去了。想来明日扫墓路上，该能在祖坟四周见到这些金色的小信使——它们总是认得回家路的。

死后会去哪里呢？”
你笑而不语，那张满是皱纹的脸抬头看了看蔚蓝的天空，皱纹深处埋藏的你这一生的欢乐和痛苦同时向天空凝望着。久久你才拉起我的小手，说道：“走，我们去看看荔枝开花了没有……”

那年的荔枝真是开得好极了，每一枝头都挂满了密密麻麻的团团圆圆的小黄花，远远看去就像是拿黄色的粉笔画上去的一样。一阵春风吹过来，携着荔枝花的金黄色，把天空都染上了无尽的生机……

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看过开得那样好的荔枝花了。我对你的思念几乎从没有说过口过。在你生前我总是缠着要去看你。但在你离去后，我几乎没有再念过你的名字。只是我到清明时节才回想起关于你太多太多的事。这些堆积在记忆深处的画面，就好像你以前不断积攒起的废物堆一样。在时光里被雪藏起来，直到春雨季才拿出来与思念卖个好价钱。

我已经许久没听过我母亲喊你奶奶了，这声遥远的呼唤正是贯穿你童年的印记。然而却又在我即将长大成人时戛然而止。亲人的离世，恐怕一时之间被锁定掩饰，但会在春雨来临时如散不去的阴云一样密布在心头。

听外婆说今年的荔枝花开得很密。她老人家给我传了一张院子里的那棵荔枝树的照片，花果真是开得好极了。今年的花开得犹如十几年前的那次一样，重重叠叠的荔枝花压弯了枝头，像梦幻一般。我已经能想象得到仲夏时火红的荔枝熟透半边天的场景了。自五年前你离开我们后，你一次都没有来过我梦里。我已经听了半个春天的雨水，却无比怀念你的声音。

今天花开正好，可否来我梦中看看我呢？

她决定。“我们看电影。”韩小倩礼貌地同服务员说。

服务员点点头：“是港台的还是内地的？”

“港台的吧。”韩小倩想了想才答。

“现在港台最火的电影是《赌圣》《跛豪》《倩女幽魂》……”服务员殷勤推荐。

听到《倩女幽魂》时，龙涛明皱了皱眉，觉得与韩小倩名字重叠不吉利，开口打断：“就看《赌圣》吧。”

调出《赌圣》这部片子，并向他们交待了播放的操作，服务员就识趣地躬身出去，关上了包厢门。

龙涛明和韩小倩调试好自动按摩椅，准备开始观影时，忽地从隔壁包厢传来一阵阵暧昧的男女喊叫声：“寒雪，我爱你！”“启春，我爱死你！”

龙涛明警觉地循声找去，发现两间包厢之间有一扇连通的隔门。此门不知什么原因，留出了一道缝隙。他下意识推开一些，顿时僵在了原地——原来竟是他的两位熟人，梁启春和寒雪在这里鬼混。跟在他身后的韩小倩，也凑了上来，看到了这一幕。

被眼前所见震怒到全身发抖，龙涛明用力扯上那道门，并从牙缝里蹦出三个字：“不要脸！”而韩小倩此时想到的却是，寒雪这位情敌再也不过是惧了。她也明白到，之前确实是自己误会了龙涛明。

一把抱住颤动着的龙涛明，韩小倩踮起脚跟，在他耳边轻声地说：“龙哥，不看电影了，我们走吧。”龙涛明重重地点点头。扫兴至极的两人便匆匆离开了新半岛酒店。

市区里烟花爆竹声接连不绝。龙涛明一路踉跄疾走，送韩小倩回到市公安局大院内，独自回了宿舍。

拉亮宿舍灯，他心烦意乱地走到南墙边打开窗户，夜风夹杂着硝烟味扑面而来。楼下南公园错落有致的一排排树木，挂满了红灯笼，隐约可见游人如织。
刚才意外目睹曾经的初恋与人偷情，令龙涛明的心情有些糟糕。但他绝对想不到，就在楼下南公园里，有一位坐在石凳上的女子正痴痴地望着他的窗口，眼中闪烁着深沉的爱意——没错，她正是心心念念走入魔般单相思着龙涛明的黄丽丽。